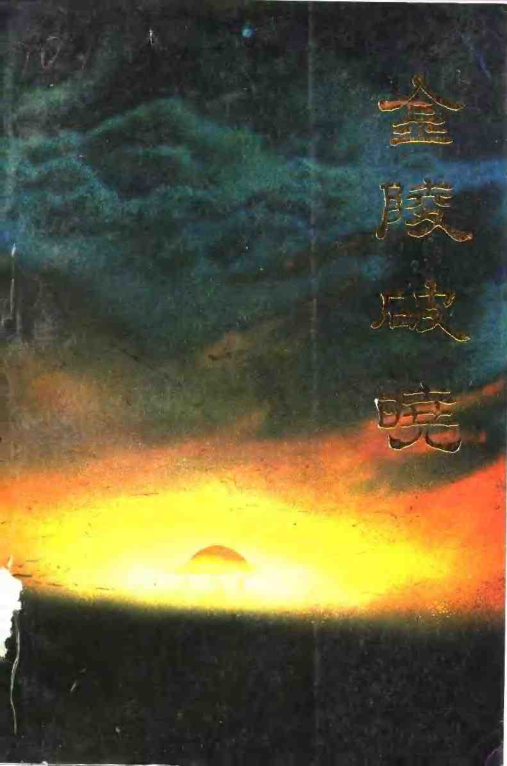


金陵破曉



纪念南京解放40周年史料专辑

金 陵 破 晓

南 京 出 版 社

金陵破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南京出版社出版

楠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 印张10.5插页1张 字数250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60-036-8/K·3

定价：3.40元

前 言

1989年4月23日，是南京解放四十周年的光辉节日。《金陵破晓》的出版，是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奉献给这个节日的一份礼物，以表示庆祝。

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辉煌一页。

翻阅此书，使我们看到了四十年前南京各界欢呼解放的生动画面，倾听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壮凯歌。

为体现“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性质和“文史资料”的特色，这部书没有正面描绘南京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的壮丽画卷，而是侧重反映了金陵破晓之际发生在石城内外的风风雨雨。

全书征集刊登了三十四篇文章，计二十五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撤离前后南京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状况；第二部分叙述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内幕；第三部分追记了各民主党派地下活动的生动经历；第四部分记录了工人、农民、大、中、小学生迎接解放的感人事迹；第五部分描述了当时各界的动态和见闻。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这程天翻地覆岁月的见证人。他们中，既有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将领，亦有思想进步的“国大代表”；既有与中共并肩奋斗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亦有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传奇人物；既有活跃在社会各界的新闻工作者，亦有与敌殊死英勇斗争的人民群众……当代人撰写可歌可泣的当代事，内容翔实生动，读来亲切感人，此书是十分珍贵的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令人遗憾的是，对金陵这段历史比较熟悉而今依然健在的一些友人，他们或东走台湾，或远居海外，我们未能征集到他们反映这段历史的文章。如随始愿，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将更具有纪念价值。我们热切地希望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能给我们提供这一方面或其它方面的文史资料。

“人间正道是沧桑”，海峡两岸的人民已经开始有了种种交往，这是使人十分欣慰的，让我们尽快携起手来，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心愿。

方 明

1989年3月

目 录

金陵风雨·····	毕 群 (1)
府院之争·····	诸子润 (14)
——南京解放前后片断	
国民政府立法院考试院撤离经过·····	陈里特 毛遂之 (21)
战斗在汤恩伯江防司令部中·····	沈世猷 (24)
江宁要塞溃散记实·····	胡念恭 李祥麟 (42)
浦口安庆桥头堡的建立与崩溃·····	刘文潮 (50)
正确的选择	
——忆部分立法委员发表脱离国民党宣言的经 过·····	孙翔凤 (54)
御林军的起义枪声·····	王晏清 (66)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南京起义亲历记·····	陈务笃 (86)
“联光”军舰起义前后·····	郭秉衡 (123)
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反蒋斗争的回忆·····	夏琇瑛 (132)
地火奔突石头城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分会地上斗争纪实 ·····	胡勤业 (145)
解放前后的南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朱汉英 (157)
弥天风雨忆艰难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支部工作追记·····	李秉祥 (165)
一个“中国民主同盟”小组的地下活动·····	周镜泉 (168)
解放前农工民主党在南京的革命活动·····	章师明 (171)
国民党保密局的“应变”和南京潜伏组织	

的破灭·····	关翌星 (182)
两浦铁路工人的罢工风暴·····	王 峰 (190)
永利绳厂的黎明·····	袁路沿 (206)
“京电轮”迎渡大军·····	吴诚聚 (210)
英勇护厂 捍卫光明 ——下关电厂的反轰炸斗争·····	全李奎 (215)
江南汽车公司葬获新生·····	谷永迪 杨承琳 (220)
盼亲人 迎解放·····	鹿声虎 (225)
南京“四一惨案”和我父亲陈祝三被关经过·····	陈兴祥 (231)
介寿堂里一场不寻常的电影·····	张志明 (241)
新生小学事件·····	沈定芳 (245)
国民政府后院里的MD (民主小组)·····	梅可华 (249)
天翻地覆的两三天·····	胡一红 (260)
讴歌光明 揭露黑暗 ——记解放前夕的南京进步新闻界·····	杨贞仁 (271)
中共地下组织控制了国民党机要部门的“军话枢纽” ——记黎明前的南京电信局·····	王正元 (285)
南京解放前后的金融业动态·····	周家让 (304)
“真空”时期的维持会·····	冯子厚 (310)
中山鼓浪卫处轶事·····	储子润 (314)
我所知道的美国大使馆离华经过·····	周镇远 (318)
后记·····	(322)

金 陵 风 雨

——南京解放前后片断

毕 群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毛泽东主席这首诗作高度概括了南京解放时的形势。

那时，我是一名新闻记者，长期从事政治新闻的采访，和国共双方、第三方面都有较频繁的接触。作为史料，我愿意以自己的见闻与经历，撰写南京解放前后的若干片断，雪泥鸿爪而已。

追溯远一点的情景

抗战八年中，虽然国内摩擦不断，幸未公开破裂。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为了和平团结建国，毛泽东主席自延安亲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终于订立《双十协定》。接着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具体落实《双十协定》的纲领原则。国民党自恃美国的援助，内部酝酿撕毁协议，挑起内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庆的校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1946年5月，中共代表由重庆迁来南京，坚持和谈，实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表明中共方面伟大的政治气概。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援助下，反共军事计划已部署完毕，遂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与此同时，积极筹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1946年11月，周恩来团长被迫撤

回延安，董必武副团长仍留住南京，继续谋求和平民主。不久，所谓“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国民党通知中共代表团撤离。董必武等同志及上海中共办事机构的同志同机离宁返延。

董老在离宁前夕，接见我们记者时说：“我们三年后在南京再见！”

“国民大会”开幕前几天，国民党内部为新老代表席位之争闹出不少事端。尽管表面上国民党似乎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但从这些事端中，人们可以领会到政府政治前途的不稳定因素。内争频繁只不过是内不稳定因素之一，其它如吏治腐败、生产不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等均有过之而不及。

“国大”的两个小镜头

“国大”代表是抗日战争前产生的，到开会的时候，已事隔十年。在这十年中，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和党外各派势的斗争因时而异，原来的一些代表无端被取消资格，这就引起了纷争。在“国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突然有十多个丧失资格的代表来到国民大会堂的楼上静坐示威，宣布绝食。我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实地采访，这十多个人正襟危坐，不肯言语。接待人员端来茶点，劝其享用，他们均无动于衷。次日上午将举行开幕式，为时紧迫，我们眼见他们被“请”出大会堂转到一个招待所，当天没有什么结果。事后我们听说这些被斥退的代表忍受不了饥渴，在招待所里又吃又喝了。

还发生陈棺请愿的闹剧，主角是天津赵遂初。十年前，他是地方势力的军人代表，时过境迁，国民党取消其代表资格，他不服，寻由闹事。我那时任天津《益世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我处有一记者高某，与赵认识，赵找上门来，两人计议演出抬棺示威一剧。

赵遂初事前到棺材店租了一具寿材，雇人抬到大会堂左近碑

亭巷口某处，打算在第二天“国民大会”开幕前将棺材抬到会堂门首，本人就地声明如不以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睡入棺内游行抗议。此举事前被外国记者知道，法新社摄影记者特请赵遂初到停棺地点，坐在棺上摄下一影。国民党特务机关得此情报后，当晚即派人将棺木抬走，故赵遂初此举未能实现。其实，他也不过虚张声势，以求一得而已。倒是那位法国摄影记者猎得独家新闻照片，得到老板不小一笔奖金。《南京人报》从揭露这幕丑剧出发，花了高价买了一张照片，次日刊出，顿成金陵街谈巷议。事后赵遂初很是得意，来办事处要请我们作客，我等婉言谢绝。当时赵遂初是天津一名颜料商人，颇有资财。

事后，国民党当局对除名的“国大”代表另作了安排，设立戡乱委员会，把这一帮人放了进去，经济待遇与“国大”代表同等。

竞选副总统一幕

国民党总统、副总统选举是所谓“行宪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时间是1948年3月。总统一席非蒋介石莫属，谁也不敢染指。只不过临会前，蒋不满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曾一度表示不愿当总统，后经内部研究，另订条款扩大总统的权力，蒋方表同意。副总统一职则争夺激烈。按蒋介石的意愿，非孙科莫属，但桂系李宗仁早具雄心壮志，非夺走副总统一席不可，背后有美国支持。

孙科在蒋介石的部署下，气势压倒李宗仁。李氏亟谋对策。我们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处略悉美国支持李宗仁的内幕，因美方对蒋的腐败统治不满，故欲换马。临近选举之时，李宗仁突宣布退出竞选，意在要挟。与此同时，美方已向蒋方透露支持李宗仁的意向。附带说一说，天津《益世报》的主持人多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生，司徒早年是燕大的校长。傅泾波的侄儿当

时在我们办事处任会计，所以我们与傅的关系较为密切，故能知其梗概。

李宗仁退出竞选三天后，蒋介石见苗头不对，遂改变支持孙科的意向。结果李宗仁终于坐上了副总统的宝座。李选举获胜的次日，我曾代表《南京人报》访问新当选副总统于傅厚岗官邸，李宗仁先生由夫人郭德洁女士陪同接见。李先生在谈话中说到“共产党是劫数，在数者难逃”。此话一方面说明他反共的政治态度，也流露出他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缺乏信心。

军事失败和经济危机

所谓“行宪国大”之前，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已经溃败。我们在大会堂门口遇见东北剿共司令杜聿明。这位将军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杖，状似悠闲，内心却是颓丧紧张。我们几个记者笑着问他今后有何打算？杜聿明也笑着答复说，今后也准备改行做新闻记者。我们齐声说，果然如此，一定要发一条新闻见报，报导司令败阵改业。将军有些慌乱，连称这不过是玩笑而已。事实上杜聿明在东北打了败仗，自己又何尝不耽心要受蒋介石的处分呢！不料数日之后杜又奉命到淮海战场去。淮海战败之后，杜化装逃离未遂被俘。1962年我到北京参加政协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特赦战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杜聿明列席了会议。我们见面谈起当年在南京国民大会堂门口的往事，不胜感慨，他说假若当时真改行做一名好记者，那能算作浪子早回头了。

金圆券发行的背景与结局

在“行宪国大”期间，国民党即酝酿发行金圆券，对社会宣传这是一种币制改革，实际上是用以骗取民间的黄金、银元和外币。其时通货继续恶性膨胀，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市场物价急剧上涨，政府企图以财政手段聚敛硬通货，同时以假金本位稳定人

心，控制物价，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事前财政部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通报发行了金圆券的新措施。部长王云五主持了招待会。记者问每元金圆券以多少黄金为准备重？王部长哑口无言，第一个问题就答不上来。坐在一旁的秘书代答，说每元金圆券的准备重为0.××盎司黄金，才应付过去。事实上，金圆券根本没有什么准备金，记者的提问戳穿了假把戏。政府严厉要求黄金、白银、外币的持有者从速兑换金圆券。为了掩饰，在鼓楼中央银行也开始将金圆券兑现金、银，每天兑换人排着长队等候数小时，但不一定能到手。据悉，在长队中间，不少是银行派出的扮演者。

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去青年党副主席左舜生家访问。左那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我们在楼下会客室里等候多时，才见左自楼上缓步下来。他身穿白纺绸短褂裤，下楼时口袋不停地叮咣响。我开玩笑问，左部长口袋是装着“袁大头”吗？他答曰：“是”。我们议论说，不是政府要民众用金、银兑换金圆券吗？左舜生面带严肃表情说他才不做这样的傻事咧！左先生此话是牢骚，也是泄露天机，实际上这个天机早被我们干采访的人掌握着了。

发行金圆券的同时，也控制物价。金圆券发行的头一月，市场暂时有所稳定。一月之后，涨风复起，而且愈演愈烈，人民日渐醒悟原来是一场骗局。以金圆券与银元比价为例，原来定价为一元换一元，至解放前夕，要2600元金圆券才能买到一个银元，表明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600倍之多。尽管当时规定公务人员工资按物价上升指数相应增加，实际上工资的增长怎能赶上一日数易的物价呢？

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

自从内战全面掀起之日起，勇敢的青年学生走上南京街头，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5月20日，大学生以中央大学为先

导，打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大旗，国民党警察特务和马队齐集长江路上进行镇压，并未奏效。在街头，“中大”学生会会长王安民和学运领袖朱成学、李飞、华彬清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发出正义的呼声。次年5月20日，“中大”学生会会在操场举行纪念晚会。台上张出“典型犹在”的牌幅，将蒋介石暗喻为袁世凯。特务破坏会场，拉断了电源，顿成黑暗世界。台上主席呼告同学不要惊慌，共同维持秩序，捉拿特务。同学们手拉手，齐唱团结歌。不一会儿，灯火复明，告知特务被抓获，已送交校警卫队。纪念会继续进行。当日我在场采访，亲见这一胜利的斗争场面，至今历历不忘。1949年4月1日，中央政治学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结果该校驾驶员陈祝三同志壮烈牺牲。

民主党派和其他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据我所知，解放前南京有三个民主党派进行地下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是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南京解放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南京没有统一的组织。我只接触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是杨宪益、邵恒秋、肖亦五诸同志。当时他们都工作于国立编译馆。杨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史（他的夫人戴译达为英籍，学的是中国文学史）。邵恒秋同志的专长是国画。肖亦五同志行伍出身，在上海对日抗战时大腿被日本机枪扫中，秘密住进医院截肢，旋转赴武汉，在报上发表抗日亲历文章，被作家老舍看中，培养成才，从事曲艺研究，“文革”中病逝。

民革系统，还有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南京市委员会主委的夏琇瑛同志，她是安徽妇女界产生的“国大”代表。解放前与民革中央有工作联系，做了一些革命工作。其余的民革系统的组织，我不熟悉。但知南京解放初期，民革系统的几个组织在中央民革的领导下合并，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

京市委员会。只有以王龙为首的一个组织被剔除。王龙的社会身份是律师，他在解放前和民革中央的某同志拉上关系，组织内有很多政治极端不纯的分子，当然不被承认为进步组织，王龙亦被捕，1962年释放。

民革系统所进行的活动，大致为宣传、情报、策反等方面。

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成立的革命组织，最初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包括三党三派，即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派、职教派、乡村建设派。国共和谈行将破裂之时，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从民盟脱离出去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故以后的民盟内部更加转向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制宪国大”开幕不久，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为非法组织。这两个民主党派都转入地下继续作民主斗争。民盟南京市的负责人为樊光、李秉祥等，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宣传工作方面。解放后的1957年樊、李二人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后话。

农工民主党的南京市负责人是农工党创始人之一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同志。农工党南京组织从事策反、情报、宣传等活动，在工人群众和国民党警察中也发展进步组织。在震惊中外的南京国民党警卫师起义的活动中，农工党的中央成员邓昊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京地区的地下革命活动，总的领导是中共中央，中共南京市委和各民主党派均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还有解放区各边区也派员活动于国统区内，如冀鲁豫边区领导下在南京的MD民主小组即为一例。我在与中共南京局的同志中断联系后(原已留下联系呼号)，即参加以梅可华同志为联系人的MD组织，继续从事军政情报工作。渡江之前，我以记者的身份搜集到国民党军队在沿江地区的具体部署，并了解到国民党军方对解放军在江北的布局，合二为一，提供给组织并转交给有关方面。MD组织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曾经组织了公务人员联谊会，向行政院请愿，要求增

发遣散费，同时在活动中争取一些具有正义感的公务员对新事物有新的认识。

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节节失利

国民党发动的张家口战役，延安战役，表面上取得了胜利。延安是我党的中心城市，被称为红都。国民党进据延安时，大肆宣传胜利，曾组织记者到延安参观。胡宗南派参谋长盛文出而接待。记者所至之处多系我党中央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员的住处，但发现解放军走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窑洞里连一张椅子都难找到，因为解放军在主动撤退前作了坚壁清野。解放军很少被俘，胡宗南在记者参观时派了一批士兵假扮成解放军俘虏，开会攻击“中共”如何如何。国民党宣传“中共”仓皇逃走，董必武从南京带回的板鸭挂在树上都来不及取走。其实那是一只鹰，中央通讯社的文章令人发笑。我在报上写了一段故事性的新闻，揭穿了这一秘密。

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败北，残部退入关内。淮海之战又全军覆没。北平有傅作义将军起义，天津又在战火中解放。眼见解放军聚屯长江北岸，正秣马厉兵，准备渡江南下。

蒋介石假下野真顽抗

三大战役失败，号称800万的国民党军队所剩无多，且士气低下，一蹶不振，蒋介石张挂起总统让位的旗号。企图用假和平赢得再备战的时间。蒋离开南京回奉化老家的具体时日，我记不起，只记得那时我正在杭州西湖楼外楼饭店准备用午餐，茶房忽来通知有中央要员既到，请普通客人离开饭店。我们退出后，仰望天空，见三架飞机正盘旋下降，其中一架是我们熟悉的总统专机。我们停立远眺，不多时，见一队轿车开来，蒋公等登上饭店二楼。我们当既料到时局有新的变化，随即返回南京。

蒋介石走后，李宗仁代理总统，恢复国共和平谈判的声浪与

日俱增。这实质上是挽救国民党垂死统治的策略，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李宗仁是观点一致的，不过他们却各有各的野心。蒋介石表面上让出总统位，却在溪口建立了内控性的指挥部。

蒋党内部的派系矛盾，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多年。我回忆起蒋介石未退位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对我们少数记者的一次谈话。他说，现在我们除对付共产党外，还要防备内部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阎（锡山）、马（鸿逵）等势力的捣乱。天津《益世报》把洪兰友这段谈话上报之后，在北方引起震动，面粉立刻涨价了。

1949年元旦前夕，蒋介石命陈布雷草拟一份元旦报告，撰稿时蒋硬要陈加上“在八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字样，陈布雷审时度势，不肯照办，遭到蒋的面斥，强迫陈按他的意见办，当然引起陈的不快，消极厌世之情益增，不久即服安眠药身亡，这也是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之一。

国民党要求恢复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之后，在美国撑腰的情况下，宣布要和中共恢复和谈。支持李代总统的有张治中、邵力子等权威人士。

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在我的印象里，邵老在政治上内心的反复和烦恼不少，但从主流而论，他不失为爱国统一的执着追求者之一。我记得当中共中央宣布和谈八项原则之时，国民党以文告形式表明态度。际此在南京介寿堂（即解放后工人电影院）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邵老神情激动，说“现在应该是我们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的时候，怎么我们还在要求共产党向我们投降！？”邵老的话一出，顿时会场上发出狂热的掌声。

张治中可算是国民党嫡系中的要员，他长期任中央军官学校

的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能被算作蒋的亲信。此人甚少个人野心，故蒋介石对他相当信任。在我的印象里，治中先生能算是国民党要员中的一位明智人物。

那年，当他从西北行辕主任回南京之时，我在沈举人巷他的私邸访问了他，谈话前，根据他的意愿，不在报上发表我们的谈话。我也表示目的在于向他请教。在交谈中，我有意发问“西北尚有40多万国军，为什么不能发挥军事作用呢？”治中将军爽快地说，问题在于政治，在于政治形势。如果政治形势不利，再有几个40万也不能解决问题。我执行了我们事前的君子协定，访问他没有见报，只供作我党的参考资料。

由李宗仁代总统出面的和平谈判出台。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相应的八项条款。国民党的中心要求是划江而治，以待将来。共产党的政策是解放全国，惩办战犯。矛盾是很尖锐的。蒋介石躲在溪口，继续操纵。李宗仁实力有限，总揽不了蒋家天下。与此同时，美方也梦想能实现划江而治。国民党方面派出和谈代表团赴解放了的北平。反复磋商，终未能实现国民党方面的策略，故当时社会舆论称之为假和平。最后，国民党和平代表留在北平，和谈宣告破裂。尽管国民党采取了种种应变措施，终不能改变金陵易手的命运。

舆论界的动态

除国民党报、通讯社之外，南京也有不少民间新闻单位。当年，舆论界虽然不能左右政治局势，但在假民主的旗帜下，新闻界也能起一些作用。即令是在国民党报系中，也还存在民主进步的因素，如《和平日报》编辑部，就有拥护和平民主进步主张的同志，如主笔倪鹤笙，记者、编辑谢蔚明、周希等等。南京《新民报》、《南京人报》都是老牌民间报纸、能为老百姓立言记事，这当然和报馆内的进步同志有关。其余如《中国日报》、南